

迎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征诗佳作选登

上海:城市是乡村的纪念碑

(湖北) 闻 桑

沐浴着外滩的欧风美雨
想念生我养我的那个叫黄岭的小村
恍如笼中之鸟想念山林
找不到一草一木一石的依据
所有关于乡村的想象
被噫吁兮危乎高哉的摩天楼阻隔殆尽

坐在通往东方明珠的豪华车上前行
形态迥异的建筑物扑面而来
马路两旁在快速地移物换景
但它们不会彻底地给我的目光让路
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
待光怪陆离的物体移开后
我会看到我所熟悉的田野和牛羊
还有从屋瓦缝隙里钻出的袅袅炊烟

看金茂大厦上偶尔飞过的小鸟
审视淮海中路旁的树木花草
试图寻找关于泥巴腿子的蛛丝马迹
我始终不肯相信
手可摘星辰的城市会彻底掩埋乡村

忽然有一天石破天惊
当我的目光无意间定格
我坚信我找到了村庄
那块很不起眼的公交站牌上
密密麻麻写着:吴家湾、陆家浜、泾南村
虽然这不是我的家乡的名字
但它们作为村庄
也意味着一群乡人的远徙
令人想起我同姓乡党:李书城、李汉俊
兄弟俩来自我们潜江那个叫袁桥的小村
七十五年前的一个夜晚
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小楼前
随着黄铜门环轻声叩响
悄然打开那扇饰有矾红雕的黑漆大门
他们接纳了十二个同志
以如椽大笔改写了九州
那块站牌不就是村庄的纪念碑么

又岂止是那块小小站牌
每一条马路
每一个弄堂
每一幢大厦
到处都是村庄的名字
人们每天都在念叨
就连汽车广播里
也在一遍遍地播报
仿佛召唤着村庄的亡魂
村庄消逝无影
村名顽强生存
城市沿着着村名一天天长高
延续了乡村的生命

那些村名灵动鲜活
那些乡人栩栩如生
即使历经千年万年
乡村也是城市不朽的根

老洋房变奏曲

(上海) 陈曼英

上海老洋房在百年枕木上
在熟识的日月星辉下行进
仍然是柔茵藉地红枫绿林
但每一块砖瓦每一扇门窗
沉默着细密的档案

轰动二十世纪初的东平路九号
宋子文赠给女儿的结婚礼物
多少达官显要在此举杯

《爱庐》梦好月圆
但帝国大厦沙器般轰塌
乾坤扭转

这里成了音乐殿堂
少男少女们
借着贝多芬芬莫扎特的翅膀
飞起他们灵动的目光

梵婀铃声诱惑月亮
竖琴优美的线条使小草屏息
校园绿枝揽着行云流水
让每一个指节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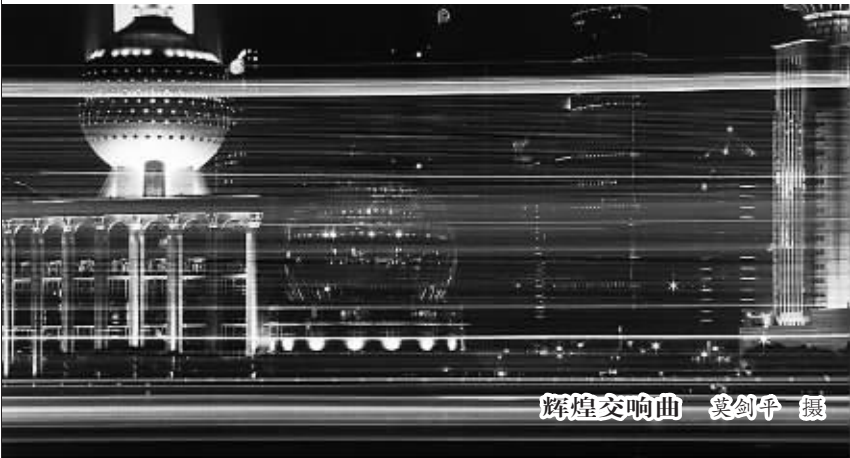
被称为上海白宫的汾阳路一五〇号
如今越剧爱好者的家园
曾经有一天当年的主人
轻轻踏上转角的楼梯

他想撩开几时的幽帘
探访这里吴越的唱腔
解读宝黛诗文和杜丽娘的凄怨
哦,归来兮!白先勇先生

你不得不动情
一定有一扇门里藏着你的乡思
一定有一枚波纹漾着玉箫之声
你曾带着京腔与昆曲的雁行
北去南飞

却在汾阳路一五〇号自演了游园惊梦

上海老洋房
或许你就是七个音符的变奏
作曲家能裂变成多种组合
上海老洋房
或许你又是同一首曲子
指挥家把凝固的乐章
演绎出千般思绪万种风情



辉煌交响曲 莫剑平 摄

城市的光阴和南方的方向

——献给通往“世博园”的地铁 (上海) 杨秀丽

通往“世博园”的地铁
未来七号线的起始站
密密的人群是
无声的彩色的蝶

彩色的蝶 人们
随车厢的晃动起身
落座的姿态天使般轻盈无言

地铁开始飞驰 飞驰的
是这座城市的光阴
和南方的方向
南方的方向——“世博园”的方向,美好生活的方向

在那里 风景如花园般含满蜜糖
甜美的光芒如蜂蜜般充盈其间

此刻,阳光在你的指尖舞蹈
风声在你的发间呼吸
所有的街道悠然伸展如琴弦
天空像巨大的水晶杯
透明的日光液体
慢慢渗出、融化在湛蓝的杯沿

啊,这是一座你居住的城市
一座你热爱的城市
它用巨大的花园罩住
你的梦境,罩住你的灵魂

罩住前生来世的许愿和爱恋

如今,所有的爱恋都相牵相连
它们化成一节一节的车厢
化成这个时代铿锵的宣言
向南方飞驰绵延

啊,飞驰的地铁
城市飞驰的光阴和
南方的方向
它反复穿越着短暂又漫长的旅程
如同穿越这座城市
短暂而漫长的编年史
几个时代在倏忽间相遇
又碰撞转变

不曾停下,不曾
停下的光阴和
站台,2010年,
所有的地铁都将
在南方的“世博园”交接
世界在列车的一头
等待,南方斑斓的
画卷 随地铁的长风
——扑
面
而
现

我生命中的一条河流

(湖北) 向 迅

从我出生开始
城市,那个闪耀在远方的名字
被注定是我生命中的一条河流

从我的乡村到那遥远的城市
我的骨骼渗进了泥土的成分
从我的城市到那遥远的故乡
我的思念超越了疼痛的重量

两个名词在某一天置换了位置
我的忧伤,我的欣喜
也在那一天逐渐凸显而出

在城市的土地上,阳光明媚
人们生活如此美好
在城乡结合部,在那汽车转弯的地方
我拼命地抵制思想的打滑

——穿过城市的街道和巷子
那些阳光下如阳光纯净的面孔
使我想象着乡村青绿的田园
沾着泥土的芬芳,微含晨露的清润

在那有无数个村庄大的城市
我时常感到渺茫和忧伤
但是那些快节奏生活的人们
告诉我,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从乡村来,我扔掉了许多陋习
在城市的言谈里,我学会了宽容
在城市的举止里,我学会了文明

城市,那个令人羡慕的天堂
从我出生开始,便注定了
是我一生中必经的一条河流

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我的心胸渐渐变得宽广
那些潮水般涌动的人群和车辆
让我总是昂头挺胸地走在大街上

在地图上,看着祖国密密麻麻的交通线
看着大地上一座座渐渐隆起的城市
我总是泪盈满眶,总是像在乡村
看到那些美丽的女子时流露出欣喜的目光

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兰州
这些名字,是多么的美啊
要是哪一天我走遍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土地之上的所有城市,我将是多么的富有

城市,这个饱含着幸福的名字
曾经令我多么的痴迷
现在,我在它的某一条街道上的写字楼里
为它写诗,也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城市,这个充满了阳光和希望的地方
注定了,是我生命中的一条河流
这条河流,也有长江、黄河一样的功能
我们在它的哺育下生命将容光焕发

面对城市,面对这条河流
我时常感到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
在这条河里,我要久久地驻足、仰望、抒情、歌颂
我要把生命的细节深深地深深地刻在这条河流



上海老街 陶雪华 摄

风筝老人 (上海) 夏春华

晴天的公园里,总见一位老人
把美丽的风筝送上蓝天

是要把一辈子的人生烦恼委托风筝
统统埋进云层的座座雪山?
或者,令风筝在蓝色原野的白色帐篷里
寻回逝去的童年?

长长的线呵长长的线
电话线一般从云端垂至公园
谁能赠老人一个神奇的电话号码
让他与自己的童年对话问安?

黄昏时老人收回风筝
我仰望天空
仍有风筝的影子翱翔云端